

万安山下的世外桃源

万安山七彩大峡谷位于我区玄奘路与兴业路交叉口南2公里,整个峡谷全长约5公里,分布着天外来石、飞瀑连珠、百花溪、二月潭、石林峡、盘古岩、鹰嘴岩、狮吼峰、仙人瀑、石门瀑布等十余个景点。

景区负责人介绍,该峡谷为丹霞地貌,谷内各色岩石色彩斑斓,妙趣横生。步入景区,三步一景,五步一潭,鸟语声声,花香阵阵。

目前,七彩大峡谷配套设施已基本完工。

文/图 任宜彬 童有德

说伊滨



时令走笔

夏天,一起运动吧

□ 李贝贝

跑步是最简单的运动,只要迈开步子,用力踏去,便感觉大地的坚实,踏出三四步,就跑起来了。可看似难度不大的运动,却往往需要更多的毅力与坚持。

我始终对运动提不起多大的兴趣。小学体育课比较简单,学会短跑、跳远、跳绳等基础运动就行,最主要是培养孩子们的兴趣,没有太多的考试压力。到了中学,看着愁人的体育成绩,老师比我着急,拿着秒表和口哨对我加强训练,“加油!坚持!……保持节奏,步子与呼吸要协调……”因为体力有限,每长跑到一半的时候我都想放弃,可内心那个不服输的念头却不断在提醒着自己,要坚持,坚持!我没有同龄人那样的爆发力,只是小心翼翼地让身体逐渐适应奔跑,脚步很轻,害怕踏痛脚下那几寸土地。三步一吸三步一呼,肺活量慢慢增长,腿脚愈发结实,成功地通过了一次次的考试,身体素质也渐渐好了起来。可我依然对跑步或者说运动不感冒,因为缺少监督,读了大学后就彻底放松了。毕业后因为工作忙碌的关系也依旧疏于运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身体状况愈来愈差,没有弱柳扶风的身材,却有着羸弱疲惫的身体。

直到去年,在一次体检中,发现身体数项指标都与标准值有了差距,我才恍然意识到:心未老,体已先衰。不是有种说法是“再不疯狂就老了”么?那么,没有强壮的身体,如何疯狂?

如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那天,看到篇报道《男子身患重病重返球场 用运动方式挽救自己生命》:一位63岁的重病患者在手术效果并不理想的情况下,用打乒乓球的方式让自己重获健康。经历过风雨之后,他说乒乓球是“生命的寄托,生活的乐趣,交友的平台,健康的保证”,深受触动。此后,我将运动融入了我的生活。

身体只要能动,便有奔跑的本能。像这样的夏天,早晨对着东边若隐若现的朝阳,从家出门就可以开始跑。先是穿过一条笔直的马路,路旁有老榕树的覆盖,光影斑驳。清晨的阳光洒在身上,映入眼中,照进心里……跑步是孤独的,可是静下来,侧耳能听到风在轻语,抬眼能见到天在畅蓝,脚下大地在旋转,摆起臂来,加快,再加快,就能触碰到正在不停变更的时间。我不喜欢重金属音乐,容易令人躁动不安,反而舒缓的钢琴曲,更能平静身心。这样的音乐,最适合跑步。晚上,来一个舞蹈亦或一节瑜伽,缓解一天的紧张疲惫,让自己和身体来一个亲切对话,即便深知我的协调性不怎么好,可只要能释放压力,深度放松,又有什么关系呢?

抬头望望,太阳疯了,风儿狂了,气温高了,眼下是放下了层层束缚的我们。夏天又到了,既然夏天到了,那么……运动起来吧。

人文历史

痴迷于诗的周朴

□ 杨群灿

陈景润走路思考问题撞上电杆,连说对不起;阿基米德面对入侵者还在思考问题,不准侵略者动他画的圆;爱因斯坦用巨额支票当书签乱用,结果把书签弄丢了;爱迪生年幼时看到母鸡会孵蛋,竟然也卧到草窝里孵起小鸡来……如果一个人痴迷于一件事到了极致,他的行为有时真的会让人笑得喷饭。

话说唐末有个叫周朴的人着迷于写诗,跟同时期的贾岛一样,属于苦吟诗人,作诗一丝不苟,字斟句酌,反复吟咏,苦心推敲,甚至一个月才得一联、一句,人称“月锻年炼”,一首诗没做完,就已广为传颂了。有一回,周朴到万安山游玩,在山下搜肠刮肚、苦思冥想之际,遇一樵夫。忽然他抓住樵夫大声喊道:“我得到啦,得到啦!”那樵夫惊惧之下,挣开手臂逃开了。没跑多远,正好遇到了巡逻的兵士,兵士怀疑那樵夫是小偷,就抓住讯问。这时周朴慢慢赶上来,对兵士说:“没啥没啥,我一直在琢磨一首诗,刚才见他背着一捆柴受到启发,就想到了两句,这首诗总算完整了!”兵士就放走了樵夫。周朴得到的两句诗是《古墓诗》的最后两句:“子孙何处闲为客,松柏被人伐作薪。”

还有一回,有个读书人骑驴走在路上,偶遇周朴,就故意歪戴帽子,低头吟诵起周朴的诗句来:“禹力不到处,河声流向东。”周朴听了就尾随在那人身后,跟了几里地才赶上,对那人恨恨地说:“我的诗明明是‘河声流向西’,你怎么能说‘流向东’呢?”那读书人只点了点头,并不辩解,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径自骑驴走了。人家故意逗他,他却还在较真,这件事就被当成笑料流传开来。

知道周朴这个人,缘于他的一首诗《春日秦国怀古》,此诗曾作为诗歌鉴赏题的材料出现在2011年高招全国统一一卷的语文试

题中。诗曰:“荒郊一望欲消魂,泾水萦纡傍远村。牛马放多春草尽,原田耕破古碑存。云和积雪苍山晚,烟惨残阳绿树昏。数里黄沙行客路,不堪回首思秦原。”

这是一首怀古诗,前六句描绘眼前之景,后两句表达怀古伤今之情。诗人春日眺望泾水之滨,不见春草,只见古碑,行客之路尽是黄沙,想当年秦国何等强盛,看如今唐王朝国势日衰,眼前一片荒凉,真是“不堪回首”啊!

周朴虽然很有才,但无功名之念,官府多次征聘,皆拒而不就,人称“嵩山隐君”,曾长期隐居嵩山,寄食寺庙中当居士,常与山僧钓叟相往还,交了很多诗僧做朋友。既然在嵩山隐居,万安山系嵩山余脉,其山间禅寺自然是他的常来之地。他曾写《玉泉寺》一首:

“寺还名玉泉,澄水亦澄贤。物尚犹如此,人争合偶然。溪流云断外,山峻鸟飞还。初日长廊下,高僧正坐禅。”

你看,多有意境和画面感!不知道这首诗他酝酿了多少天。同时,我们从中知道,经过郭子仪重修,玉泉寺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比如寺里建有木构长廊。我们通过《唐才子传》还知道,周朴在万安山玉泉寺住过,因为他还写过一首《宿玉泉寺》,诗曰:

“野寺度残夏,空房欲暮时。夜听猿不睡,秋思客先知。竹迥烟生薄,山高月上迟。又登尘路去,难与老僧期。”

周朴晚年回了老家福州,隐居天门山灵泉院,以耕读为娱,当时楚王马殷、马希范父子慕其才学,多次宴请,均婉言谢绝。唐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黄巢起义军攻陷福建,要他出来做官,周朴断然拒绝:“我为处士,尚不屈于安,安能从贼?”遂为黄巢所杀。

闲情偶记

烟岭——烟云苍茫的历史高地

□ 独乐散人

“古烟岭镇”——是我孩提时代就耳熟能详的名字,那里有我传续了三百多年烟火升腾的“家”,如今叫寇店镇。

家乡四周的田野里,大大小小分布着很多突兀的土冢,老人传给我辈的名字有“东大冢”“曹小冢”“探花冢”……等等,直到我长大成人才知道那土冢居然竟是东汉六位皇帝的“寝宫”和权臣们死后还在“忠于皇上”的陪葬墓冢。

2013年3月,东汉皇陵南兆域赫然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寇店镇东寨门外有一条古路沟,俗称“南沟”,旧时期传说叫“青年宫”,沟里埋葬的大都是“青壮年亡人”,据说这大多数亡人是因为“挖坟劫墓”(即“盗挖皇陵”)而先后死亡的,老人传说皇家在古墓里放置了“毒气”,凡进入皇陵地宫禁地的人统统难以活命,但老人们又说,咱们这里的皇陵“十墓九空”。——据此,不由想到了东汉时的“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同时又很容易联想到盗墓“四大门派”之“搬山派”、“卸岭派”以及守护皇陵的皇家官兵、护卫、民夫和发配劳役的罪犯和配军……

“古烟岭镇”首先是一个“风水宝地”,也是个龙鱼混杂的地方,尔后又是军事要冲,《资治通鉴》所记述“三英战吕布”的典故就真切切地发生在这里。我刚结婚那年,帮亲戚家拉土垫粪时,在一架子车黄土里竟发现了两枚发着绿锈,酷似三棱子刮刀的东西,老人们说是“古箭头”,后来有一位据说是国家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学者依据《水经注》记载的“魏明帝高平陵在万安山阿”到万安山下寻找“明帝陵”的时候看见了此物,说“这是一枚带血的铜镞”。据《资治通鉴》卷十六《汉纪五十二》记载,孙坚向北进军大谷关(今寇店镇水泉口),杀向洛阳城,董卓亲自领兵,带领吕布等迎战,双方在东汉帝陵间(今寇店村南帝陵间开阔地带)鏖战,孙坚部将程普、黄盖、韩当三员大将与吕布展开车轮战,吕布败走,董卓军溃退。这段历史被后来的说书艺人不断改编,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又把它演绎成“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写进《三国演义》里,甚至把地望也改成“虎牢关”。东汉时设立的河洛八关是:轘辕、大谷、伊阙、函谷、小平津、孟津、广成、旋门。——东汉时期设有“旋门关”而没有“虎牢关”。

再看看这里的“风水”。一位自称研究“风水”的半瓶子水朋友说,皇家“堪舆”“相宅”是“以天下格局为重”,不像民间选坟地目光短浅。而后他指着寇店镇区说,你们寇店镇的地貌,的确是“金龟探水”,传说中流经镇子西的那条沙河,从洛阳皇城里观望,像是云蒸霞蔚,又似神火一样烟雾升腾,那是什么?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脉气”。今日的“古烟岭镇”即寇店镇主城区位居东汉皇家陵园六位皇帝寝宫的中心地带,濒临“龙脉”西沙河。“古烟岭镇”的坐落恰如一“巨形神龟”,再看古镇偏西南方向,有两条沟壑直通沙河,夹角处活脱脱一座“龟头”,昂首伸脖探向沙河滨。

东汉皇室之所以相中这块儿“风水宝地”,首先有山脉从很远的地方蜿蜒而来,即风水中的“来龙”,这“来龙”就是万安山,万安山的背后,才是东汉皇家寝陵的真正靠山——“祖山”,也是被古人称为“凤鸣九皋”的“九皋之山”,左首以“龙门之山”为青龙、右首有“轘辕之山”为白虎、北邙(蟒)为“案”山,中有伊洛平原为“明堂”,洛、伊龙脉水流曲折,以藏风聚气而福荫后世,鲁班符咒记载说:“……自然山水,镇宅地板,抵抗一切灾难,家宅吉祥如意,家庭兴旺发达安康”。“古烟岭镇”之地形地貌,从遗迹看(直到公元1980年),古镇主城区的“金龟”四足尚存,分别在南寨门以西、东寨门以南、北寨门以东、西豁子以北,龟尾在东寨门北边的北沟口,四足与龟尾均成三角状,其上青草萋萋,十分形似。

龟,自上古时都是被尊为最神圣、最长寿、最有灵性的“龙种”,东汉皇室作为“真龙天子”自然希望像“神龟”一样永享天下,万寿无疆,于是就相中了这方“宝地”,于是就有了皇家守陵的官兵、东吴与“汉贼董卓”交战时留下的“逃兵”“伤兵”、皇族后裔与权贵族人、后宫怨妇以及民夫、“配军”和“发丘”“摸金”“搬山”“卸岭”的“盗墓贼”……加上当地古“聚落”的村人——这就是大约两千年前“古烟岭镇”的构成。

自小听惯了一方百姓口口相传有关“古烟岭镇”的种种传说,“古烟岭镇”究竟又是什么样子?忽然间就想起了三十年前的文友袁坤祥,于是就起了个绝早,趁着天凉快于6:30之前就赶到了伊滨区李村镇的袁沟村,说起当年平整土地建“大寨田”时在村东挖出的“烟岭镇界”碑的事,老友说:“三、四十年前的事了,哪里还有踪影?不过,据老人们代代相传,都说我们袁沟村东就是‘古烟岭镇’。”再看看杨裴屯、沙河、舜帝庙一线村庄,古传村名皆为“古烟岭镇”,甚至有些家谱上也说是“古烟岭镇”,按当今地域,寇店镇距袁沟村约十里左右,可见当年“古烟岭镇”之规模,但是,既然有“谱系”用文字记述,然而,在浩大的“古镇”范围内怎么就找不到任何记述“古烟岭镇”的碑碣(即便偶尔有碑文记述亦不过是一笔带过,仅有“古烟岭镇”字样),难怪前清贡生以及民国时学富五车的卫太华老先生都曾发愿编撰一部《寇店镇志》而最终搁浅,先贤们因何功亏一篑,难不成先贤们也是心生疑窦?

回头再说说“风水”,据说,东汉皇室甄选烟岭宝地做千年寝宫,烟岭地处洛阳盆地边缘、黄土层深厚是其一,——“皇天后土”嘛!连奸雄曹操都知道“龟虽寿”是其二——“江山永继”嘛!可惜,自东汉刘姓皇室驻跸烟岭“寝宫”后,到灵帝中平元年黄巾起义,朝廷为防御农民起义大军设立八关,并把位于皇城之南、寝陵“龙脉”的万安山大谷口设为“雄关”,由大将军何进亲自镇守,接下来又有江东猛将孙坚讨董卓在帝陵间鏖战,血腥玷污了“地脉”,从此,天下几乎没有过太平日子。有人说,十余里大谷豁口就像一支利箭,穿过东汉刘氏寝宫射向皇城宝殿,就此结束了东汉196年江山。

烟岭,是洛阳盆地的高地,是东汉皇家的高地,也是历史的高地,时隔近乎两千年,“古烟岭镇”依然如一团迷雾……